





獨立時代

2014 初恋 第二十二期

www.onet-tar.com

onterra.official@gmail.com

策劃: 辛吉斯 苍日
没头脑 杉木

文編: 檀德 尘埃 日蠶
苍沢 川島 Dingart

美編: 桑若 京口人 6+6
苍毛 超新星 西瞳

技术: Morula Eda

封面原图: agnes-tittel
封面制作: 苍毛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初恋 答读

二月，注定春春欲动。一对，又一对情侣过着那个叫圣瓦伦丁日的节日。舶来品，很火。编辑部六个男女，没有一个有伴（但不知有没有potential）。于是我们选了这样一个主题：初恋。因为我们想听故事，听一些藏在心里的话，这些话你们愿意用文字说出来。作为与文字打交道的一群人来说，我们知道有些深藏的记忆很多人更愿意用笔或者键盘倾诉。当然这个理由可能略显单薄，你理解为我们一群寂寞文字编辑真是有些寂寞未尝不可。

初恋，恋初。也许恋的那个初或残酷悲剧，或美好喜悦其实都不会妨碍初在我们心底的记忆。正如《当我谈起初恋我会谈起什么》所表达的，无论那被他称为初恋的女孩子在那一千多个日子里怎样冷眼或热眼旁观了自己对她的爱恋，他想说的只是两个字：谢谢。因为她，他成了现在的自己。她是他人生当中那个给他带来改变的人，因这些改变他很感恩。当年华逝去，那个她背影越来越模糊，声音也越来越模糊，容貌也越来越模糊，什么都会越来越模糊，但是不变的是听到肖邦，会想起她，看到某本书也会想起她。她在心底是「阴魂不散」的。而记忆或许就是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对于一段感情来说。

当然很多人会有审美疲劳了。因为我们很多人读过很多青春伤痛小说，什么安妮宝贝，饶雪漫相信绝大多数八零后九零后都有可能「拜读」过他们的大作，至于三毛张爱玲等等经典那更是不用说。更有甚者，看过的这类似的文章装订成书我想几个书架都不一定搞定。也难怪，这样一个永久的话题不同的人都总有一点自己想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审美疲劳，但还是坚持用了这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总有特别的值得他或她永远铭记的记忆，于是我们撑着眼皮子继续读，继续去看不同的风景。我们这群二十左右的人写出来文章的绝大多数特别真实，有一个不用担负任何责任的八卦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尽管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某个作者具体啥样，嘿嘿。

最后，要向各位说一句烂俗的话：保重身体，珍惜当下。这世道真是不太平，兴许哪一天有些人就这样没了，再也见不到。再远也远不过生死，请不要吝啬你的温柔与关心。肉麻一点：你们若安好，我们很开心。



专题

百字令·秋心 —— Nunu

当谈起初恋我会谈些什么 —— 琴语

偷得浮生半日闲 —— 南泉斩猫

我和姗 —— 长修

无题 —— 穗德

星光火白，灰沙钟影 —— 张余左

行吟

点绛唇 & 少年游 —— Sana Zhang

回来吧，我游荡世界的灵魂 —— 苍泱

面朝大海 —— 土木木

世见

感东莞扫黄事 —— 邵峰

蓝丝带 —— 之涵

评论家 —— 墨拦

艺眼

雪崩王子 (Prince Avalanche) —— 卷毛

尺牍

水样的春愁 —— 郁达夫

专访



专题

百字令 · 秋心

文/Nunu 编/西瞳

秋水流
欲行舟
目极景秀
隻身上层楼
愿共西风把酒
栏外黄花日日瘦
厅中鞶韁伶仃悠悠
倚栏长嗟恣情黄昏后
相濡以沫未若忘江湖又
泪眼婆娑相执红酥手
睥睨虽矮掩章台柳
至今仍思佳人袖
欲语情丝还休
三魂七魄丢
再顾身周
问缘由
唯有愁





专
题

当谈起初恋 我会谈些什么

文/梦语 编/西瞳

我还没有过过情人节，从未。

如果暗恋，抑或是没有结果的追求也能算初恋的话，那么我会谈起她。谈起她总觉得自己有好多好多话想说，说自己怎么在青葱年华对感情什么都不懂的时候遇上她，然后因为篝火晚会上她一回眸的微笑——不是对我的微笑，心底涌起最初的波浪。会说自己将最毫无顾忌的付出交给了她，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会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将另外一个女孩小心翼翼的放在心里最深的某个角落——那个角落不会有人打扰，只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因为某些具体的事，比如一段琴声，比如一只千纸鹤，比如一张写满纸的便利贴，比如相似的嗓音，而突然抬起头，看着天空，啊，想你了。

我无意要以琼瑶式的笔法把一件或欢喜或残酷的青春往事从头到尾不紧不慢地叙述出来，叙述它螺旋式的纠结或者是浓咖啡般的愉悦。闭着眼睛感受黑暗的我，心底响起的音符是：谢谢你，因为你，我成了现在的我，尽管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我，但至少并不讨厌。

谢谢你，因为你我迷上了肖邦，迷上了钢琴曲，在酷中便也有了一个名字叫depth of heart的列表，那里面全是纯粹的黑白键牵动小木槌敲击钢丝弦的旋律。高中三年我一个有一个夜晚地聆听，到目前已经能够通过耳朵将一首正常的流行乐里钢琴的声音剥离出来，忽略阿信周杰伦陈奕迅的声音去感受音乐深处的呼唤。如果不看到这篇文字，并且你能够一眼认出这个你是你，那么你不会知道，某个深秋微凉的下午，你在远离教学楼的琴房二楼练琴，而我在教

室埋头写作业，听到雷声响后我拿起伞冲到那里，然后在琴房路
边持伞静静听了十分钟。那时的你知道我喜欢你，但你不喜欢我，
而我也知道你知道我喜欢你并且你不喜欢我。于是，十分钟之后，
我在琴房旁的跑道上又慢慢走了十分钟，继续听你那隐约传来的
琴声，继续听雨打在伞上的声音，然后一个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回到教室继续写作业，然后看你进教室。那天最终雨停了，
你没有伞也没淋湿。所以谢谢你，送给了我钢琴曲，还送给了我
一个可以永远回忆的深秋。

谢谢你，我迷上了阅读。当时的晚自习，整个教室都是密密
麻麻埋头苦干的蚂蚁，我也是。抬起头习惯性的朝你座位看去，
你是那只桀骜不驯好像绝不屈服应试教育的特立独行的猪，身子
轻轻靠在那椅子上，一条浅色的披肩松松垮垮从颈后跳出来，右
腿搭在左腿上，手执一本书，就那么肆无忌惮的看下去。那一个
瞬间，这样的一个定格的画面，是我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最初
的理解。我想这样安静的一个女孩儿，这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一个
女孩儿肯定也会喜欢上一个学富五车浑身上下散发着书生气的男
孩吧。

于是我也成为一个文史哲，散文小说诗歌什么都涉猎的那种人。
这样最初的冲动只是因为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这样才能吸引
到你的注意力，才能在与你闲聊时有共同点的话题吧。但是想不
到，这么些年下来，到现在阅读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
当初我读《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哲学史》，《老子的智

慧》，《民主的细节》，《全球通史》，林达，史铁生，周国平，王小波，也读《天朝的崩溃》，《往事并不如烟》这类不太好买的书，也因此成了一个激进的青年，还读《雪国》，读《乞力马扎罗的雪》，读《恶之花》，读《草叶集》，读叶芝，读海子，以至于读现代诗读多了，我便也成了茫茫写分行的散文的其中一个人，一个很多人看来文艺二逼的青年。《大江大海1949》出了之后，现在我已记不得从什么渠道听说了它，遍寻各种购书网站，终于以当时来说比较昂贵的代价买到，看完之后，像往常一样在下晚自习后没人的时候偷偷摸摸轻轻地塞在你的课桌里，同时在封面贴上一张小小的便利贴，写上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当然有很多溢美之词，顺便说说看完之后交流什么的。接下来的三个晚自习，你也就陷入这本书当中去了，当时的你还是一贯的随性的看，一个木簪往发里一插，成熟的魅惑。

谢谢你，我爱上了书，同时给了我一张张蓝色绿色便利贴上满满的话语。这些话语在一个教室里从东传到西，又从西传到东。我去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时候，收到你的祝福，很不幸我没有过，这也导致后来没有那二十分加分我眼睁睁看着我以几分之差没能进燕园中文。你去上海复旦面试之前的那晚，我也写上我满满的祝福，很开心你通过了，不用担心高考只要过一本线就能去读这所你喜欢的学校。也因为如此，高三余下的时光你大部分在弹琴看书，编理由请假旅游，过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高中生活，为你过的那么开心而开心。还记得当时你跑去了凤凰，在一个雨夜我写了一篇日志，

开头是：

终于下雨了·好久没见的雨啊!酝酿了一个晚上，子夜，它就来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把这雨的信息带去给你，多想让雨直接就飞过去，飞到湘西，飞到凤凰，打在你的颈上，脸上，鼻尖上。浸染着你活力年亲轻的身躯，润湿你的发梢，冰凉你的唇。

在这一个夜晚，卧听窗外雨打片叶声，我注定为你而失眠。

在这样一个夜晚，在黑暗中盯着看不见的天花板。我的心注定不在这个小城安睡。它，已独自飞向千里之外的山水间，去听一听小翠的叫唤，去看一看边城。还有，你，你永远存在于我深深地脑海里，最深处的优雅。在那，撑着油纸伞的是你，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中走着地是你，结着丁香一般愁怨的还是你。你是我心中最圣洁的那朵格桑花。

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觉得当时天真的让现在的自己想捂着肚子笑一会儿，这样的直白的不修边幅的表达现在可还真写不出了。

谢谢你，还有很多很多。当初从旁人那里得知一次你与老师谈起我时用了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等字眼，刚开始听到这样的话真是受不了，因为我内心我一直对自己的感觉是自卑没自信，后来我反思，才发现自卑与自负是孪生双胞胎，也因此我才渐渐开始正视我自己，学着去找一个平衡点，去变得中庸，不走极端，尽管我现在可能还会抑郁，但是是你让我开始认识自己。高考之后我鼓足勇气想明明白白告诉你我喜欢你，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对你说

了，当时的发送邮件里面是简单的一段话，一如既往的酸：

三年的时光，三年。这一千个晨与昏，一千多个白与夜。从没对你亲口说过，我喜欢你。今天，或许是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对你说，我爱你。三年来，梦中魂牵梦萦的只有你一个，三年来，日记里只有你一个人。在你生日的那一天，本来我准备了一千零一只千纸鹤，本来我要勇敢一次。现在都已作罢，只剩下房间里堆放的那一张张好看的纸。听肖邦的夜曲，听那一首你唱的很好听的《飘摇》，一切都因为你是我三年唯一的爱恋。

而你的回复至今难忘：

三年已逝，未来还有四年……还有很多。有时候你是否想过，你爱上的是爱上的感觉。

愿心明如月，前路风景正好。

来年他乡遇故人，相叙旧事红尘中。

很不幸的是，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爱上爱上的感觉的人了，当初是那么远远的看着你，自己塑造出一个被我喜欢的你来，而后的几次没有结果的喜欢也是这样。但是，真的很谢谢你，没有你的这封邮件，我不会知道这一点。去上海的时候，没有和你谈很多，也没能相叙太多旧事，但是我一如既往的牵挂你，希望你过得很好。你现在的那个他我看到过照片，很文静的感觉，嗯，不，应该是那种靠得住有安全感的男孩，不像我。

谈起初恋我会谈起什么，其实我最是想对初恋说一声又一声谢谢。

谢谢你，我成了现在的这个我。



卷之三

偷得浮生半日闲

文/南泉斩猫 编/西瞳

我的浮生，闲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小心翼翼偷得的珍宝，闲来的是很多的，多数都是乱闲，身是闲，心里凌乱。

难得这样的时间，停了电，窗外的光晕裹着窗里的黑暗。望出去是纷扬的雪，是一地静默的白，掩盖了过往留下的墨迹，却要你自己去书新的字。如果是我的话，就写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看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有人说，银碗里盛雪，你看见的是有，也是无。白雪掩埋天地，你看见的是无，还是有？

难得一个人的独处，沉默就不比平时，开始不安分。你们都是我生命里沉默的大多数，在我开始上台挥舞水袖唱戏的时候，你演出的是另一场更换了主角的默片，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沉默的大多数。台下唯一的观众也就是台上卖力的身影，所以，这是唯一一个发声的人。佛祖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这世上我最大。不是特指的释迦牟尼，而是佛，是你，是我，是每个人，这世上唯一一个对你最大的人就是你自己，听见我心里响亮发声的人也就是我。

当我说我到达了很远的地方时，你应懂得我已经跋涉到了比远还远的地方，当我说我看雪了，你应懂得我看雪了比雪还白的颜色。

我买了一个风铃挂在桌前，看见它我就仿佛嗅到了它背后涌动的一切暗香，一枝细雪伸到桌前，残月半篱高挂天边。于是发现看见的触到的并不是真正想要的，风铃响起的时候我想要的是那一阵风携来的故事，就像我爱的人，我想要的是无上佛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是一本佛经，是一串佛珠，是优昙钵华，是一场渡化。

弗洛伊德穷尽毕生的未解之谜是，女人到底想要什么。百年后一个叫张小娴的作家回答说，男人，爱情，安全感。只可惜世上安得三全法，给你爱情的男人通常没有安全感，给你安全感的男人给不了爱情，给你安全感和爱情的通常不是男人。所以这也许是女人们为什么喜欢把憧憬寄托于虚幻故事的原因，女人们说，求求你，让我看一看吧，那样的爱情。于是有了小说与电视电影。从这你也许可以明白，镜中花是人世的常态，命运凶狠的一笔是，它让你觉得挂在天上的月亮是最皎洁的，人生八苦之一于是绵延不去，叫做求不得。

镜中花是美的，再怎么想要采摘也是莫之奈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静中华。皎皎云间月，灼灼静中华。外物与我何干？我只不过想和命数平分秋色，你认为我怎么，对我没什么获得，不过一时伤心快乐。已经很冷，不怕再多，再多何妨，还有余热。这冷是一种清醒的境地，是高山上缓慢凝滞的冰川水，是千山暮雪。



融成的世外湖，照见五蕴皆空。

静要求你逃离一些热闹，舍弃许多繁杂。我和你是天南地北双飞客，是旅途中萍水相逢的路人，淡淡的微笑已足矣，需知还有许多人终此一生缘悭一面。人生，是过路客不说唏嘘，人间，是你和我不过是寄居。

到这里，这篇文是我近日浮生的几度闲思，还未到那个六记童趣的境界。只希望能让这一瞬间的火光照亮停电的夜晚，让萤火虫飞到你的心，我们的星辰，还没有燃尽。

我愿世人都能彼此温柔相待。我对它赤子之心永存。

专题

我和她

文/长修 编/宗口人

姗，质丽、安静。

和她同桌的时间不长，但提起初中来，这位同桌占了很大一部分；和她的话也并不多，但因她是一个极安静的人，所以我和她的话算多的。之前她和我们班一个号称“帅得扯火闪”的男生同桌，她说的是基本没说过话（也真耐得住）；也因此，老班不放心。我“又矮又胖，凸头凸脑的”，看我老实，老班调她和我同桌。

八年级到高三毕业、四年、十五岁到十九岁，掐指一算，不长，但已记不真切和她之间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可能是这几年很忙，但更可能是和她之间本就是平平淡淡的，上课、作业、聊天，便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永远的纪念了。

之后，我和老班说数学差，主动调到了她后面坐；再之后，她考试没考好，被调到了教室后面。一个努力可爱的女孩子，估计老班也是不忍心，遂又以各种理由调她和陈盼坐。她说过陈盼很安静，她喜欢，所以我记得。以至于有点后怕——我是不是和她坐的时候太吵了？她不会烦我罢。

有两件事，倒是记得稍清楚。一是一次朗诵比赛，班上的选拔中，我和她合作。那是分开坐之后的事，十分惊喜，虽未告成功，但也是难得、难忘。那张稿纸我现在还保存着，黑色中性笔写的部分我念，铅笔部分她念，看得出我那时的字确实老火。前面有一小段很有意思，我念，抒发爱国之情的——

我像对恋人一样的爱你
多少次
沸腾的热血燃烧
在那些相思的不眠的夜

二是一节政治课，老师叫我们说一个自己最信任的人，她说的是我的名字。“女为悦己者容，男为知己者死”，可以想见我的感动。

九年级分班，不同的班，遇到过几次，发过几条短信，说过两到三句话。有一次清早上学路上，她手执历史书，说早一点来背；高中，再也没见过，打过一次不超过两分钟的电话，发过一些短信，她一条都不回，我很惶恐，但竟不敢打电话给她；有闲就写一些东西，主题是“想念”，一个大笔记本，已经有相当规模了。高二以后撕了，扔了，昌鹏拾起来，说有的东西扔了就不会再有了，我觉得有道理，便又收好；然在高考之前的那次事故中，一个人在寝室，没有昌鹏阻拦了，便全部撕成了碎纸——真没了。

一起坐的时候，我给她的评价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质朴幽雅，有自然天成之风，而无娇柔做作之习，柔美而刚毅，以此，比之于莲再合适不过。她的同学录上，我写的其一主题便是世事浑浊，坚守自我。还留了一首小诗《想念》

我凝望夜空
摇曳着
一道浅弧
和几点稀星

那是伊人的眉
浓浓的
泛起涟漪的眸
我看着它
它却不曾看我

它走了
一颗流星从天边划过
一份炫目
一丝刺痛
只留下了记忆的灰烬

只是我还痴望着那里
想念从天边划过
一丝冰凉从眼角滑落
在凄寂的夜空
留下想你的痕迹

高一学完《诗三百》中的两篇，觉得美甚，故又仿其作了一些文字，其一《秋作》

白虎啸起，秋风觉她。草色青黄，黄鸟绕墙。
白雾霭霭，仙女浣裳。一步三顾，只为思愁。
清露沾襟，恰似你柔。
亿昔夏日，荷伫于塘，美幻绝伦；
徐步堤头，妍风袅袅，柳枝悠悠。
欲荡舟楫，涉水采撷，轻舟辗转，曲折几重；

流水潺潺，绕其三转，溢香遥远，不觉神游。
爱之不切，掇之于怀；爱之愈深，护之不采。
愿化流水，绕你不离；愿作荷叶，一心向你。

高中，有了自己的天地，对其少有音讯，又闻见一些风言风语，对其慢慢淡了，方觉人世嬗迁，痴恋遐想，只不过是自己玩味自己罢了，谁会理会呢。便才有了前文所说的扔东西一事。曾以之为良师益友、红颜知己，也只敢作普通朋友、一般同学处理了。

长久，我和她之间只是平静，平静得好似没有音讯。我以为她变了，她以为我变了；我以为她不在乎，她以为我不在乎；她说，我不知，于是索性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前一久总算起了一点波澜，但很快平复了，才知道，原来一直想要珍重的好友，其实也珍重自己。

四年，成长，或有畸形阶段，最后回归平易。她还是原来那个她，而我心里还是有着那片澄净之地。审美的默契，心性的照应，“深而淡”的感情……

唯愿愔愔之意，惺惺相惜。



毛
毛

文 / 德 逸

編 / 京 口

古
古

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不兴玫瑰，没有巧克力。

所以我在微信上祝我爸“情人节快乐”的时候，他特别冷淡的回复我。

“没有情人，只有一个黄脸婆，有啥好快乐的？”

然后我特别机智地把聊天截图发给了我妈。

我妈自然是把我爸数落抱怨了一大通。甚至从记忆深处里逮出一些我都不太记得的细节来证明我爸的不靠谱，末了，她又发来短短的一句。

“算了。谁没年轻过，最后还不是为了他熬成了黄脸婆。”

我知道从古至今。女为悦己者容，却不知道至始至终，女也可以为了悦己者毁其容，就好像《虹》里面那个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妇人，就好像宋弘家里的糟糠之妻，红颜成旧容，可以在最美的时候为他身披红霞，也可以在最好的时光里，甘愿为他一点点凋零。

所以，如果让我给爱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是相互等待，相互衰老。

有一首很烂熟人心的歌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来自星星的都敏俊说，他想和千颂伊一起变老。在爱情这件隐秘而伟大的事业中，衰老由一种孤独，几分悲伤变成一种厮守，几味幸福，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看着时光把彼此的发丝渐渐漂白，眼神坚定又温柔地告诉对方：“不必怕，有我在。”

我外公外婆那个年代，不兴“我爱你”，没有恋爱。

物质越贫乏的年代。情感越赤裸。文人的花间月下是杯中雪，水中月。平凡的姻缘往往由一端随意的婚姻为始，幸运的平淡相携到老，由陌生反倒生出几分真情，不幸的磕磕碰碰或中途反目成仇，或终点形同陌路。

我从未见过外公，他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去世，即使两个人没能一起慢慢变老，但外婆无疑是幸运的。每当她晚年用琐碎的唠叨去缅怀自己眉目飞扬的时代时，大多数回忆都在勾勒着一个闪光的背影。

她记得外公最喜欢抽两毛五的香烟，即使当时的面粉是七毛一斤。

她记得外公脾气很大，当时跟有名的无赖吵架抄起菜刀冲出去把对方吓得不敢说话，但是他从来没有骂过外婆和妈妈。

她记得外公最喜欢她给他织的一条围巾，每年冬天都会围着出门，最后外公走了甚至还托梦叫她给他烧过去。

她人生有一半的时间与外公在一起，剩下一半的时间活在与外公的回忆。我确信这是“爱”。

时光让她变得衰弱和健忘，却对她的“爱情”格外怜悯，她的皮肤已经松弛，额头布满皱纹，脸颊上爬满褐色的老年斑，但当她追忆爱人的时候，足迹依然清晰。偶尔闪过一丝小女儿的娇羞。羞于出口，莞尔低头

她说。“一辈子和你外公拴在一起。一个先走，一个后走。他大概已经等我等得不耐烦了。”

爱情是一场等待吗？等待彼此渐渐成熟。等待子女缓缓长大。等待最初的怦然心动变成心如止水，等待一种步步为营的小心呵护过渡到一种坦诚相见的彻骨熟悉。

还有等待彼此慢慢变老。

你在她最美的年华里替她绾起青丝，也能在她褪去光华的时刻为她梳理银发。

分针时针拨回到现在，时光已经偷走了我们对待爱情的耐心，于是我们不再向往细水长流，转而追求轰轰烈烈。日久生情抵不过一见倾心，当“情”的节奏加快，一切都成为了一场实现“快速婚姻”的蓄谋，难道这不是对“爱”的误解和滥用？

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很多时候成为了爱戛然而止的借口，但正是有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关口。银婚，金婚，钻石婚才显得弥足珍贵。爱情里的每一步，只有在挪动之后，才能体会足迹的珍贵。

就像我现在偶尔问起爸爸。

“你是怎么爱上妈妈的？”

爸爸会用高贵冷艳的表情看着我，不回答。

原来爱情走到后面。往往就会忘记了开端。原来爱情达到终点，反而会感激等待。

我愿意等待着爱，或是在爱中等待。

星光火白

文 张余庆 编 高口人

几块破碎的蓝天
填补起涣散的云翳
远方几线青黛的山
凝视大海泛白的潮汐

你走，你走，别留
就那样转身，别回头
你要咱海鸟的自由
我也选择一个人走

你以为你是我暗夜中的，
一颗星，
一线光，
一团火，
一抹白

而我的心
不曾有暗夜
只有一纸灰，
一杯沙，
一分钟，
一袭影



专题

文/Sana Zhang

编/超新星

点绛唇

月璨良宵，
桂疏银漏清芬露。

霜天作幕，
帘卷星万户。
似霰花朝，
把酒相思故。
盈虚有数，
归心悟。
荏苒漂泊路。
。

少年游

桑梓一梦一树秋，

霜叶碧云流。

三友熹霞，

桃李暮霰，

津南秉烛游，

南国不解北风。

热肠冷眼，
挂千岁忧。
年少不识愁，
冷眼看世。
南国不解北风。
南国不解北风。

行吟

回来吧， 我游荡世界的灵魂

文/詹洪 編/超新星

妳的背影是朦胧的刑场，左右摇晃
刽子手的刀，在脖颈上拉锯
好漫长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幽怨而彷徨

我要是那伊甸的亚当
就取下肋骨，琢磨妳隐约的面颊
腐朽在红木的盒，成灰
侵蚀木纤维，造纸

行尸走肉，在海边，山巅
燃烧经幡，念叨着
回来吧，我游荡世界的灵魂
歌唱的荆棘鸟

行
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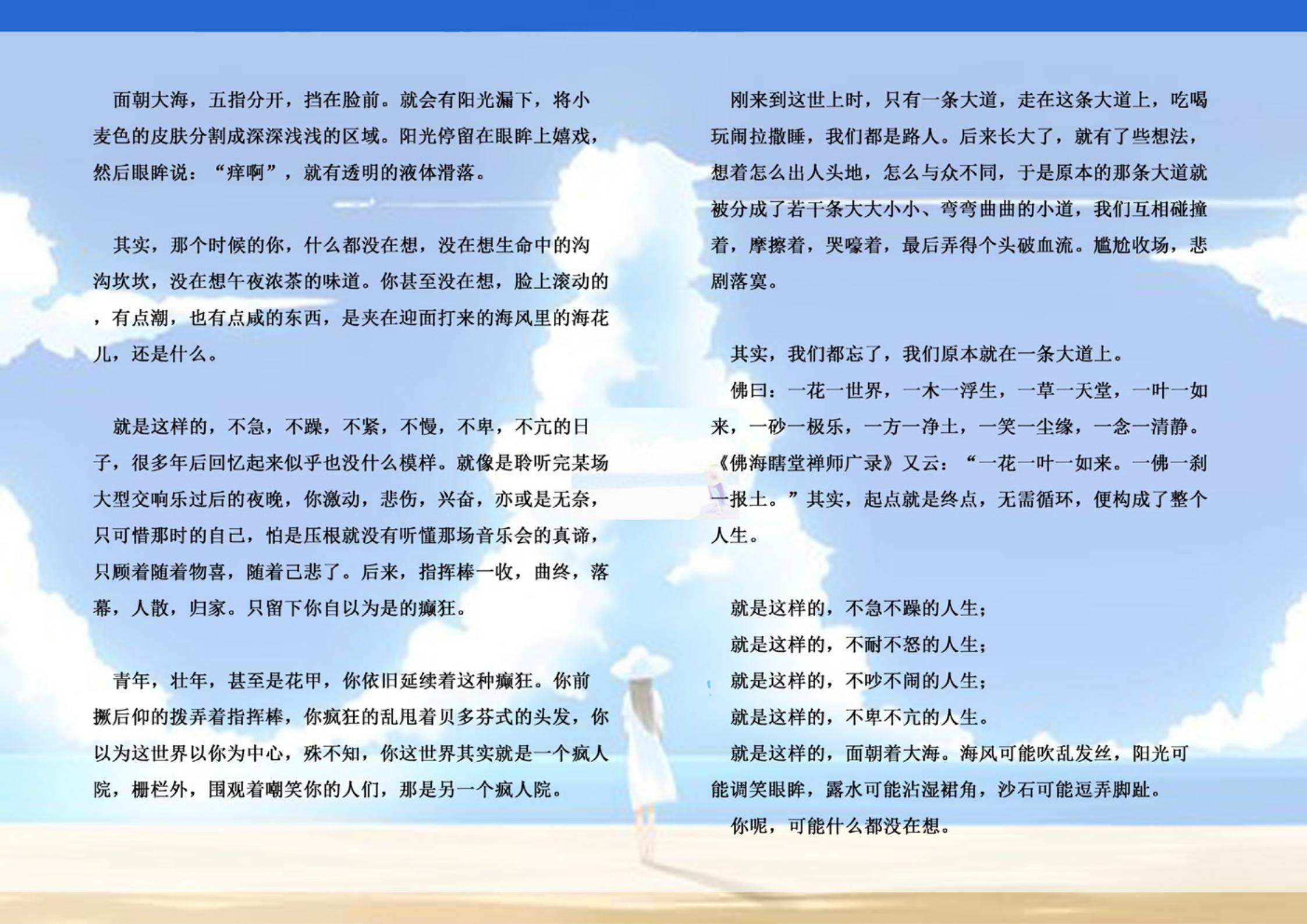




15

面朝大海

文：工木木 编：超新星



面朝大海，五指分开，挡在脸前。就会有阳光漏下，将小麦色的皮肤分割成深深浅浅的区域。阳光停留在眼眸上嬉戏，然后眼眸说：“痒啊”，就有透明的液体滑落。

其实，那个时候的你，什么都没在想，没在想生命中的沟沟坎坎，没在想午夜浓茶的味道。你甚至没在想，脸上滚动的，有点潮，也有点咸的东西，是夹在迎面打来的海风里的海花儿，还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不卑，不亢的日子，很多年后回忆起来似乎也没什么模样。就像是聆听完某场大型交响乐过后的夜晚，你激动，悲伤，兴奋，亦或是无奈，只可惜那时的自己，怕是压根就没有听懂那场音乐会的真谛，只顾着随着物喜，随着己悲了。后来，指挥棒一收，曲终，落幕，人散，归家。只留下你自以为是的癫狂。

青年，壮年，甚至是花甲，你依旧延续着这种癫狂。你前倾后仰的拨弄着指挥棒，你疯狂的乱甩着贝多芬式的头发，你以为这世界以你为中心，殊不知，你这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疯人院，栅栏外，围观着嘲笑你的人们，那是另一个疯人院。

刚来到这世上时，只有一条大道，走在这条大道上，吃喝玩闹拉撒睡，我们都是路人。后来长大了，就有了些想法，想着怎么出人头地，怎么与众不同，于是原本的那条大道就被分成了若干条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小道，我们互相碰撞着，摩擦着，哭嚎着，最后弄得个头破血流。尴尬收场，悲剧落寞。

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原本就在一条大道上。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佛海瞎堂禅师广录》又云：“一花一叶一如来。一佛一刹一报土。”其实，起点就是终点，无需循环，便构成了整个人生。

就是这样的，不急不躁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不耐不怒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不吵不闹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不卑不亢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面朝着大海。海风可能吹乱发丝，阳光可能调笑眼眸，露水可能沾湿裙角，沙石可能逗弄脚趾。

你呢，可能什么都没在想。

莞城骤雨惊雷罢，
算抵今朝未谓晴。
固为生民除弊陋，
盍将街市断经营。
当垆户主愁人鲜，
守驾车夫恨夜宁。
肯使庙堂轻矫枉，
不教蒲柳怨升平。

感东莞扫黄事

文/邵峰 编/6+6



蓝丝带

文/之涵 编/6+6

图文

通到新亚餐厅的石阶扶栏上，新结了许多细细的蓝丝带。远看更美，阴天里少有的鲜亮色彩，像蝴蝶兰。然嘴里干苦，心沉沉的，没有赏花的愉悦。

数日前，《明报》前主编刘进图先生竟遇刺入院。我无缘亲听高论，只听说他低调谦和，学问精深，是值得尊敬的前辈。我很震惊，也很难过。为一个人无辜受害而悲伤。我想，“难过”大概是个最软弱，最无力的词，被“愤怒”“回击”等一切轻易击倒，然而，我很难过。追凶手，还公义——如果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它还有所谓的公义，那么，没有人有资格随意毁坏人。即使这无关新闻自由，即使一切反驳的声音认为斯人斯事“偶然”而“巧合”——刘进图作为公民，人权亦重。

恐怕口水众多，笑我天真。

社评中论新闻自由者居多。黑底白字的传单一天之间贴满中大，“今日灭声，明日灭口”，标语震动人心。刘进图本人大概无意成为“象徵”，而事实上，自由是一直标榜的自由，公义也是始终争取的公义，这点从未改变。之所以偏偏是刘进图，大概这是压弯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苹果日报主编遇袭，AM730撤换广告，明报更换主编……我们没法想象，骆驼身上该是有着怎样的千钧重负。新闻系学生身上的黑衫是悼念，是抗争，大概也是重雾般的迷惘。社会没有办法保护人，抽象的自由在实体的暴力之前不堪一击。遥不可及的第四权和近在咫尺的伤害：这样的挣扎，太难太难。痛苦愈深，呼号愈悲。理解他们吧，刘进图让无数声音恰巧有了交集，仿佛是无数光点借来的易燃物。压抑许久的港媒忍无可忍，爆发。

关于新闻自由的一切，我都接受。看到各种标语，亦都默哀沉思。

可是部分评论牵扯上内地政府，再“理所当然”重提蝗虫，扯上内地生，实在狭隘无聊。港人是否不知，内地生的社交网络上处处都有刘进图，思考之丰，同情之深，实不亚于港人？最简洁的结论往往也最粗暴，它还没有见到其他的可能，就把门“哐”地关闭。于是所有香港的问题都成了内地问题的延伸，推得干净而无需负责。于是内地人，在校园的内地生——也一无是处，只会抢光他们的好资源。我实不明白将“反对学生会融合中港”与“刘进图事件”并提是何用心。若包裹了真相的谎言果然更服人，那么一些港生实为玩弄舆论的高手。

我们努力融入的香港，是开放包容的香港，非守旧拒绝之香港。我实为短见之人惋惜——不知道他们有未见到蓝丝带？不知道那飞扬的天与海有没有触动他们的内心？刘进图事件一出，全港哗然。身处香港的我们不会不触动。我们曾坚定地相信香港的自由，因此我们如今也真实地心痛。至少为无辜受害而心痛。那是全世界共同尊重的，人的价值。

命途多舛。刘进图事件余震未消，深夜昆明噩梦一般炸开。无辜的生命。我甚至不忍看图片，必然落泪。真不敢想象，明天的校园里若贴着类似“蝗虫活该受罪”的言论，我会多么难过。生命高于一切。口号，标语，不论暴力还是反暴力，看多了不免麻木。而情，总是动人的。人类都向往着自由，和平与爱。这个豁达通透的世界将超越政治的窄门，博大美好。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愿蓝丝带把深沉的平静带给每一个人。

2 Mar 2014



评论

文/墨坛 编/16

“做评论家是最容易的。”我爷爷如是说，在我对家里的杂务指手画脚又不自己动手去做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不需要特别地调查研究考证做实验，也没有人能够迫使你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尤其在网络上，换个马甲谁也不认识谁的地方，只要言论没有到被跨省追捕的地步，客观上讲就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甚至掉个头就不认账也并不罕见。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做评论家是最容易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网络讨论，不管选择什么立场，肯定句式和强调语气都是常见的选择，例句：“如果不是大陆的支持，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早就完蛋了。”在逻辑的选择上呢，又常常以“道德”的高地为依托，例句：“……，不转不是中国人。”义愤填膺的，热血自居的，犬儒的蛮横的冷嘲的热讽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自说自话到人身攻击，参与的人都在表达，而不知倾听的人有几多。或者说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在求得认同，而非期待着不一样的思想来冲击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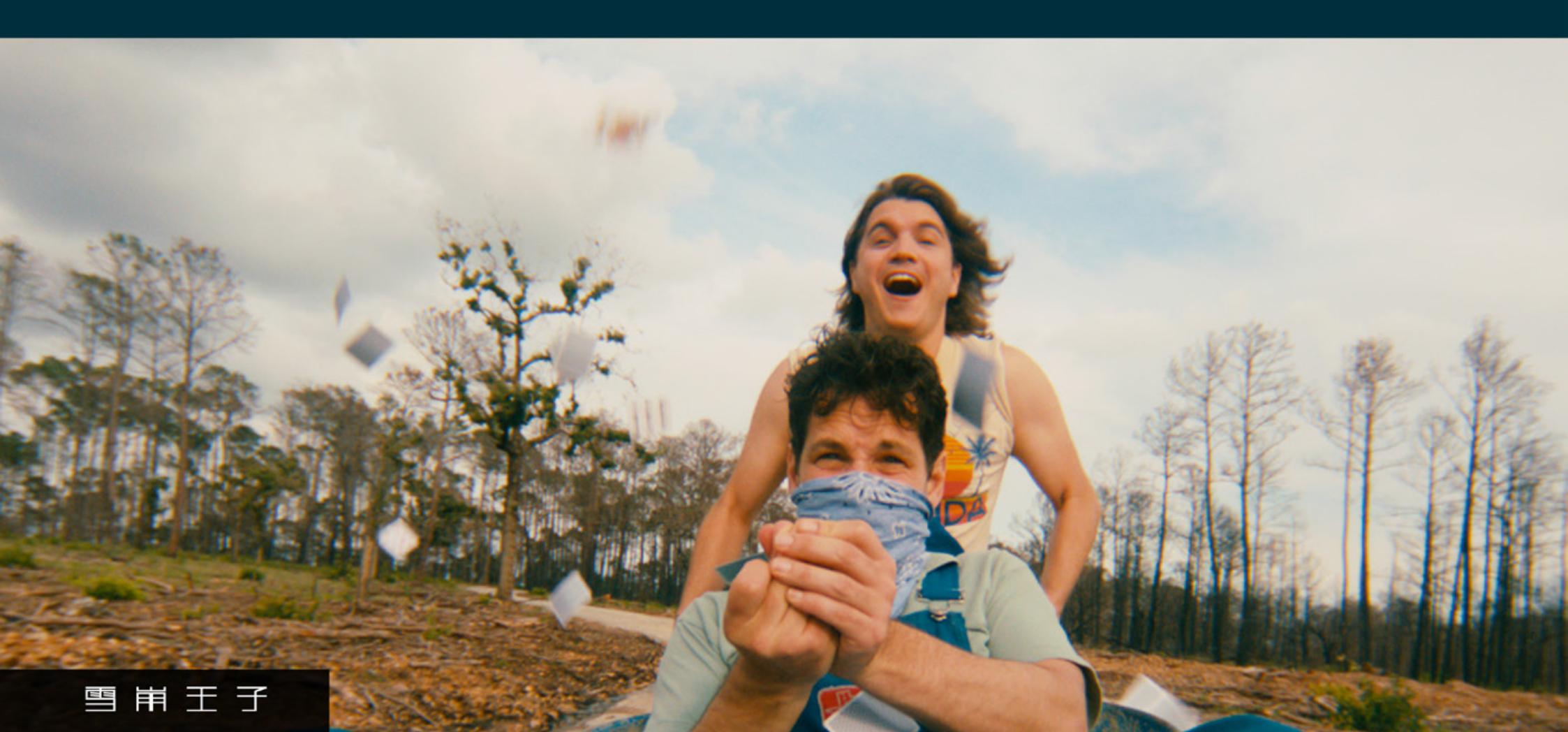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对我国的国民性做一番貌似沉痛又理性的批判，最后再如丧考妣地呼告一番要迅速引进什么什么，或者迅速回归什么什么，固然是容易操作的，然而我认为我自己的阅历和智识并不足以支持我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因此没有办法做横向比较来说明这是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纵向的数据也比较模糊，只是观察到这种现象，并没有量化的数据来体现这种现象是何时大规模增长的，以什么样的趋势增长的，在突发事件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只能够在我力所能及的，确认逻辑上没有太大问题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在我反对一种现象的时候

至少总该做到不成为它的一分子。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十年前家庭计算机刚刚开始成为“家用”，二零一三年网民数量已经超过六亿。数量上的爆炸增长带来的必然是准入门槛的降低——这里的“降低”我希望并没有带上歧视的意思——网络这个大小区的规范或者说公共秩序和准则毕竟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形成和维护，而大量新网民的加入会伴随这规范开始某种程度上的动荡。

我不能确定这种动荡的机制会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但是我能确定的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乱”而抱着加强管制这样的想法——谈到中国艺术的时候我们说，从东晋起绘画和书法成为“自觉”的行为，那被认为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起点。而当人们开始“自觉”地使用话语权的时候，即使这话是凌乱纷杂的，这大概也是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了。倒着走总是不该的。我乐意抱有希望。

几年前听到流行的一句话时很有感触：“围观就是力量，关注改变中国。”今天我仍旧愿意相信它。



雪崩王子

大叔说：行空中的那七秒，是飞翔之眼

文/岩毛 编/岩毛

X 灾后的德州森林。

煤灰色的公路，明黄色的分割线，棕绿的林木，深宝蓝的背带裤，白色的灰烬，以及偶尔出现的棕色的绿色的昆虫和抬头所见被树权割碎的灰蓝色天空。世界尽头，大约就是像这样。两个仿佛被遗弃在此的养路工，日复一日做着单调的工作。

大叔是不允许别人在自己杂志上写字的刻板无聊的大叔，小伙子是把下体的激动挂在嘴边的鲁莽躁动的小伙。共有的是孤独，是整个寂静的自然，包裹住与世隔绝的两人。

全片从始至终只出现过其他两个人物。两次经过的醉醺醺的货车司机，总能向两人单调寂寞的生活里灌入浓烈的威士忌。在废墟上苦苦寻找飞行日志的老太太，给孤独写下更加哀伤而无法辩驳的定义。

小伙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自然对他而言只是缤纷城市的反义，他日日挂在嘴边的是下一个周末的灯红酒绿和精彩纷呈。而大叔却享受着与孤独相异的一个人的平静，独自一人钓鱼

一人遐想一人看书，

他每天给女朋友——小伙的姐

姐写信，记着日常的琐事，抱怨小伙的一无是处。不可调和的两个世界，注定有摩擦。

草绿色大背景下两个人的生活工作，充斥着没有营养的对话和无止境的争吵摩擦，却如偌大空间内的数块积木一样脆弱易变，只

需一丝扰动便可迎来一次推倒重建。

周末，小伙独自驾车去城里寻欢，却发现惦念了一整个星期的聚会带来的是一次朋友间的决裂和一个女人的意外怀孕。而大叔也收到女友的分手信，而终于把一个人与孤独划上了等号。他走进树林，仿佛成片的树林都在说着I love you so much。

崩塌后的低落是小伙的无言和大叔的绝望。他们继续工作，用榔头一下下固定路标，在路中央放置雪糕筒，推着车画下无止境的明黄色道路分割线。黄色的油漆从推车底部喷出，被雨水冲刷后渗入路边的土壤，直至流进了溪流才被稀释到再也不能察觉。



情绪像

是被压制在

万吨海水之

下的空盒，

当空气

无法抑制

的要冲破盒

的冲动，被盒口的

便似沸腾一般搅动了四周的海水。

子炸出来

一个小孔释放，

他们对骂，抢夺杂志，踩碎对方的手表，说尽藏在心里的不满。他们在树林里发了疯的狂奔，互相示威，在脸上抹上黑灰以示开战。斗嘴，斥责，叫嚣。矛盾到最盛时，两人互相吼叫着。

-How could you live your life to this point without knowing how to gut a fish or build a tent or tie a knot ? !

-How did you live this long and not kill yourself for being such a boring loser and think you're smart and good at everything ? !

大叔却在这时候投了降。他跳下数米的土坡，伤了自己。把他救上来后，小伙问：你疯了么？大叔说：那一瞬间我想杀了我自己。

接着争吵突然就停了。

火灾后的森林，正在重新建起崭新的马路。

也许是小伙看到大叔身上那和自己一样无所适从的无助，也许是大叔看到了小伙身上隐约流露的孤独。当两人在帐篷里，小伙吐出自己得知炮友意外怀孕时的慌张时，当大叔一时短路跳下那个土坡时，他们都向对方的孤独走近了一步。小伙学会了担当起作为一个未来父亲的责任，大叔也请求小伙带她一起去城里看看选秀比赛。于是他们重建，而这条无尽的道路，也重新有了前方。两人用油漆在马路上随意涂鸦，制作犯罪现场，把雪糕筒扔进溪流，将路标用力击碎。彻彻底底放肆一把，就像无论眼前是怎样的孤独，我都取一瓢，饮下。

大叔说：在空中的那七秒，是飞翔。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本名郁文，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3年随兄长郁华赴日本留学。1919年1月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至1922年毕业回国。

郁达夫的创作受日本文学影响颇深。相應地，日本評論者也對他的作品高度关注。大江健三郎認為郁达夫是“亚洲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

郁达夫的小說帶有強烈浪漫主義色彩。

《沉沦》是郁达夫早期的短篇小說，亦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當初出版時震撼了當時的文坛。他講述了一個日本留學生的性苦悶以及對國家懦弱的悲哀。該小說以郁达夫自身為藍本，帶有日本私小說風格。

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 郁达夫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锈重帷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拚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料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从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利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促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跳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

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不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右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象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

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象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要杂。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因为距离的关系，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分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流，对于我虽象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平时不过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着见面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面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但遇到了她，等她走过去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再上我

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象深重负又象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同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落课之后，他轻轻地拉着了我的手对我说：

“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情儿，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刻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拼命的摇头，表示我不愿意去，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得着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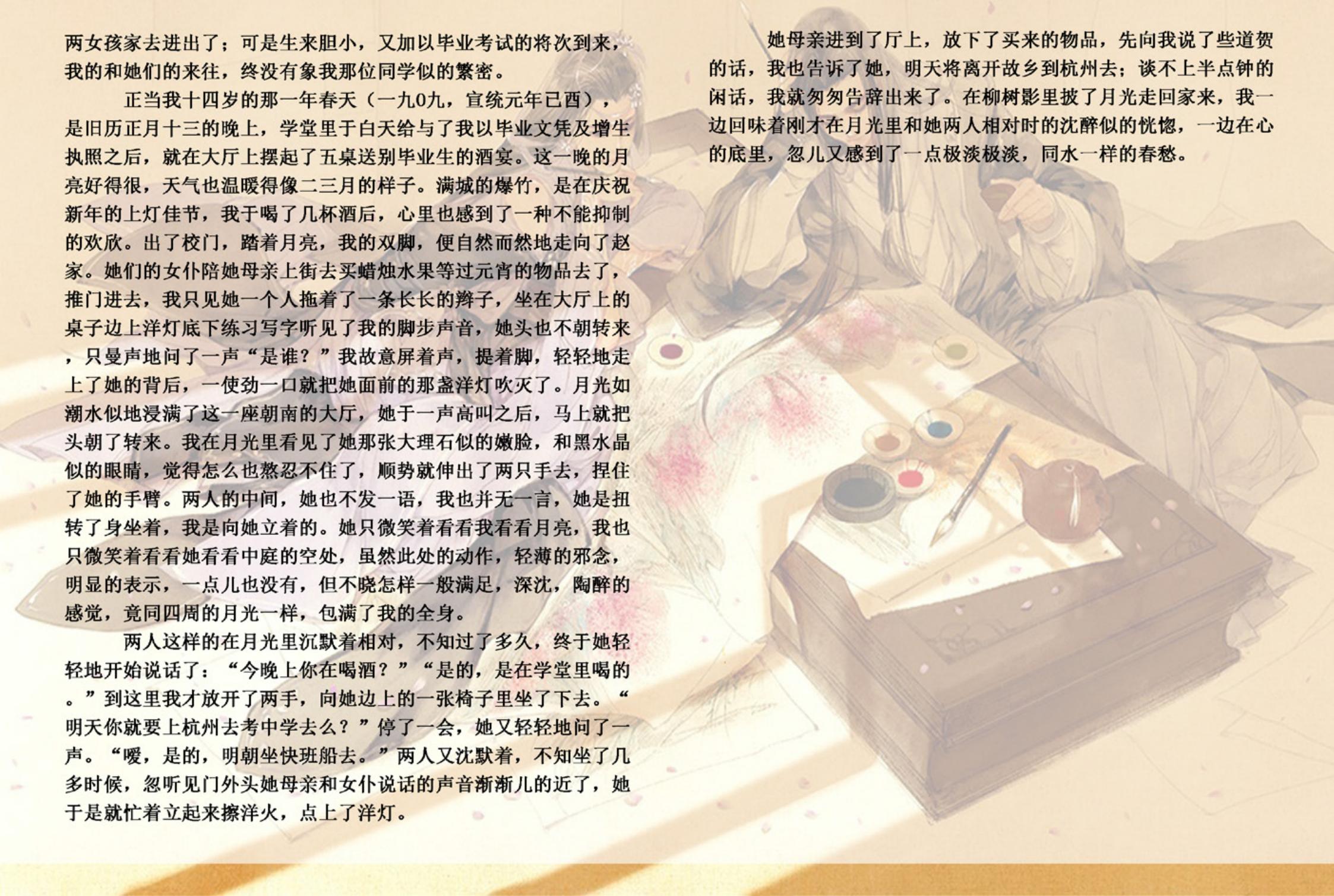
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当然又是一番争执，但经他大声的一喊，门里的三个女孩，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已经到了她们的面前，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自然只好俯着首，红着脸，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刑囚似地跟她们到了室内。经我那位同学带了滑稽的声调将如何把我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她们接着就是一阵大笑。我心里有点气起来了，以为她们和他在侮辱我，所以于羞愧之上，又加了一层怒意。但是奇怪得很，两只脚却软落来了，心里虽在想一溜跑走，而腿神经终于不听命令。跟她们再到客房里去坐下，看他们四人捏起了骨牌，我连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坐将在我那位同学的背后，眼睛虽则时时在注视着牌，但间或得着机会，也着实向她们的脸部偷看了许多次数。等她们的输赢赌完，一餐东道的夜饭吃过，我也居然和她们伴熟，有说有笑了。临走的时候，倩儿的母亲还派了我一个差使，点上灯笼，要我把赵家的女孩送回家去。自从这一回后，我也居然入了我那同学的伙，不时上赵家和另外的

两女孩家去进出了；可是生来胆小，又加以毕业考试的将次到来，我的和她们的来往，终没有象我那位同学似的繁密。

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一九〇九，宣统元年己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里于白天给与了我以毕业文凭及增生执照之后，就在大厅上摆起了五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这一晚的月亮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得像二三月的样子。满城的爆竹，是在庆祝新年的上灯佳节，我于喝了几杯酒后，心里也感到了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出了校门，踏着月亮，我的双脚，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赵家。她们的女仆陪她母亲上街去买蜡烛水果等过元宵的物品去了，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听见了我的脚步声音，她头也不朝转来，只曼声地问了一声“是谁？”我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上了她的背后，一使劲一口就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一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了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人的中间，她也不发一语，我也并无一言，她是扭转了身坐着，我是向她立着的。她只微笑着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虽然此处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般满足，深沈，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两人这样的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轻轻地开始说话了：“今晚上你在喝酒？”“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到这里我才放开了两手，向她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停了一会，她又轻轻地问了一声。“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两人又沉默着，不知坐了多久时候，忽听见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她于是就忙着立起来擦洋火，点上了洋灯。

她母亲进到了厅上，放下了买来的物品，先向我说了些道贺的话，我也告诉了她，明天将离开故乡到杭州去；谈不上半点钟的闲话，我就匆匆告辞出来了。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沈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专访

理响国 · 2014 M唱



M唱导演：彭贺嘉惠

Q1：请问你最初加入这个庄的初衷是什么？

想要认认真真的做一支内地生的庄吧，因为之前是做的local庄。想要遇到一帮很酷的人做一件很赞的事情，交到一份真挚的友谊，觉得很开心完全是打成初衷了。

Q2：请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作为M唱导演主要负责的事情吧。

导演基本上是总的设计策划整个比赛，包括赛制，舞台布景，灯光，音效及开场之类的，其实觉得就是跟整个比赛流程有关的都要插手管一管吧。



Q3：你们前期准备了M唱多久呢？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从成庄以来是三个半月；当然有，这一届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初赛订不到逸夫大讲堂，之前一直跟M唱合作的评委也不能继续合作，谈好的赞助最后却渺无音讯，等等等。常常搞得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

Q4：对哪些选手印象比较深呢？M唱那天后台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或者难忘的事？

其实每一个选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都很优秀，也是一路看着被选拔出来的。其中对两个乐队印象比较深刻，他们风格反差很大，很喜欢看他们同台PK的那一部分。后台其实是很复杂的，不过大家都有条不紊的完成自己的事情。难忘的一是C ALL STAR差点因为堵车不能来，另一个是我在总控制台那边紧张的叫梦瑶放音效和叫仁杰放视频的时候，因为担心这些观众听着看着的东西出问题所以有一两次以为bug了急的快跳起来了，现在想想觉得自己真是逗。

Q5：现在M唱已经圆满结束了，回顾你们从成庄到现在，你觉得什么令你印象最深？

最深刻的事情就是跟着另外九个人一起每一次开庄会，讨论的过程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努力着去做好一件事情。P节奏控制的很好所以我们基本不会通顶，P真是机智！两次生日一次欣越一次娇娇印象都很深刻，虽然过程很逗比但更重要的是不断加深的感情。

Q6：如果非要你鸡蛋里面挑骨头，说一下你觉得这届M唱的缺陷，你认为是什么？有什么遗憾？

第一个是看后来的比赛过程视频觉得开场还是没有做的很好，效果



不够。第二是 rehearsal的时候因为我的失误所以准备的不是十分万全，虽然最后圆满的结束但是心中其实一直捏着一把汗。第三是请明星吧，大家也都没有经验并没有意识到明星效应的重要性。

Q7:要是让你客观的评价下你的队友，先不说谁最负责啥啥的，你印象最深，最钦佩的是谁？讲一两件事呗~

大家都太优秀了！这个是发自心底的话，能搞好这么一个大型的比赛绝对是对能力有要求的！（顺便夸了一下自己）最深最钦佩的吗，这个实在是找不出来了，P作为大三的学长还要费心思搞庄务真的很不容易；宣传本身就很辛苦跑东跑西的不适合女孩子来做，晓丹看起来是个女汉子但其实内心是个软妹子，一人抗下来太不容易了；娇娇更不用说了，公关本身就是个很费头脑的事情加上今年评委和赞助都出了问题，更加辛苦；晨晨订场的事情都快被搞疯了，本来是专心学术的好妹子也被迫放弃学术在满中大的跑找各种可以订的场地；祉艺写邮件都快被措辞搅晕头了，但是文学功底杠杠的真是没话说；卷毛，不用多说，优秀的人神共愤啊，不要干事一人担起了所有的美指工作，每一副作品都让我们惊艳；仁杰，跟我一样都是大二了，所以自然能体会忙的程度，但是剪视频，拍视频都事必躬亲不想麻烦干事，每一个视频都赞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翔，算账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还老是催着你老是说不能亏，你的压力就更大了；欣越从初赛报名开始就为选手忙东忙西，选服装买化妆品亲力亲为绝不含糊，之前虽然事情不多但是开庄会绝对是最积极提供点子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最靠谱最赞的，这样子非要挑一个我真是挑不出来

Q8:给你的团队最想说的话是：

爱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太赞了！M唱结束之后就是我们愉快的认真玩耍的时间了，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因为做完M唱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导演会不停的骚扰你们哒~

Q9:来个俗气的总结。你以客观的角度对你历时几个月的努力评价总结下吧。

这几个月里面自然努力了太多但有时候也会小小的偷懒，比如rundown迟迟没有排出来。。。其实已经大二了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要思考，包括学术上，实习的问题，交换的问题，转专业的问题等等，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有许多次的问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倾庄，不能否认也有过后悔的念头，觉得自己牺牲了许多时间做了一件对自己的未来不那么功力的事情。但是，做到决赛，如今回头看，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个太正确的决定，收获了友谊，收获了个人的提升，磨砺了自己的个性，也更加认清更加了解自己，太值得了。

M唱选联干事：胡滨

Q1:请问你最初加入这个庄的初衷是什么？你进入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和你想像的不一样？

最初的初衷是因为好奇吧，（记者吐槽一句：感觉是想出pool……）因为我以前参与此类活动更多是以一个观众的身份，没有尝试过从组织者的角度去参与，所以觉得会很有意思。想像中不一样的地方是庄员们融入很快，因为这是个短庄，大家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科，不像ocamp一样很容易混到一起，但是第一次到镜房ice-breaking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很friend很warm^_^\n

Q2：你在庄里面担当的职位主要负责哪些事情呢？

我是选联干事，前期主要是负责报名工作，统计人数，比赛期间就是联系选手，统计他们所选曲目。甚至还有选手包装，还要知道他们比赛时的服装，决赛的时候我还去玩了一发灯光。感觉很爽~

记者：听起来简直全能啊……

就是选手和M唱之间的沟通桥梁~其实到了后期我的作用=跑腿，因为技术上没有特别的要去，不想媒指技指，所以我会热心地帮大家搬砖~

Q3：你们前期准备了多久时间的M唱？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去年十月底成庄，成庄之后开始干事面试，今天一月底开始初赛报名，前期还是做了比较长的准备工作。这个应该就算前期准备吧。包括策划和人员招募，中后期多是一边准备一边进行，避免有特殊情况的发生。

选联最怕出现的情况就是——你找不到选手，一下子联系不到他这个人，就像失踪了一样，比赛期间我也有遇到过，某两位选手真是失踪了一段时间，不过后面还好又联系上了。真的超级难办(⊙o⊙)。另外公关也蛮多困难的，他们要负责拉赞助，还要请嘉宾……今年还算比较顺利。

Q4：据我所知，选联这个职位竞争很激烈，你觉得你成功当上干事有什么优势吗？

选联上庄竞争应该算是全庄比较激烈的吧，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全能，也可以说是没有技术指向的活儿，面试三个人我都认识，哈哈~不过这不重要啦，应该是我比较细心吧还有我以前担任过班委办事能力也很强。面试的时候回答问题都回答得不错。



Q5: 在这一段时间里，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呢？

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大家dam beat，那一次天气很冷，但是集合之后大家都来得很齐，庞万伦那里大家一点都不觉得冷，反而很欢乐，很热情，一群逗逼就一直笑~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靠谱的选联小组的队友，这个小团队的工作效率真的很高，大家都特别认真负责。特别让人信任和安心。今年报名人数很多，超过一百位，大家分配好任务都迅速完成了，我是小组里唯一的汉子~（得瑟……）

Q6：回顾M唱。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没有做到最好，留下遗憾和缺陷的呢？

想来想去，唯一缺陷应该是决赛那一天和决赛前一天，那两天我们几乎是从白天待命到晚上，于是我就翘掉了两天的math，甚至还有math assignment，不太开心的是很多时候你人必须要等在那里，轮不到你带的那一组上场，会浪费很多时间stand by，但是大家都很耐心地在等，彼此都很理解，导演也很辛苦，承受很大压力。大概是时间上安排会有小小缺陷，效率不是特别高。下一届希望改进。

Q7：客观评价一下你的队友吧，谁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呢？讲一两件事呗！

丹逼吧（刘晓丹），练习dam beat的时候真是她负责了很多，宣传场地也是她把我们每个人空闲时间拍出来安排的，做得很好，我很佩服她，以前一直都没有发现她是一个那么“汉子”的姑娘，哈哈，特别靠谱和有气场。你这是匿名的吗！？把这句话删掉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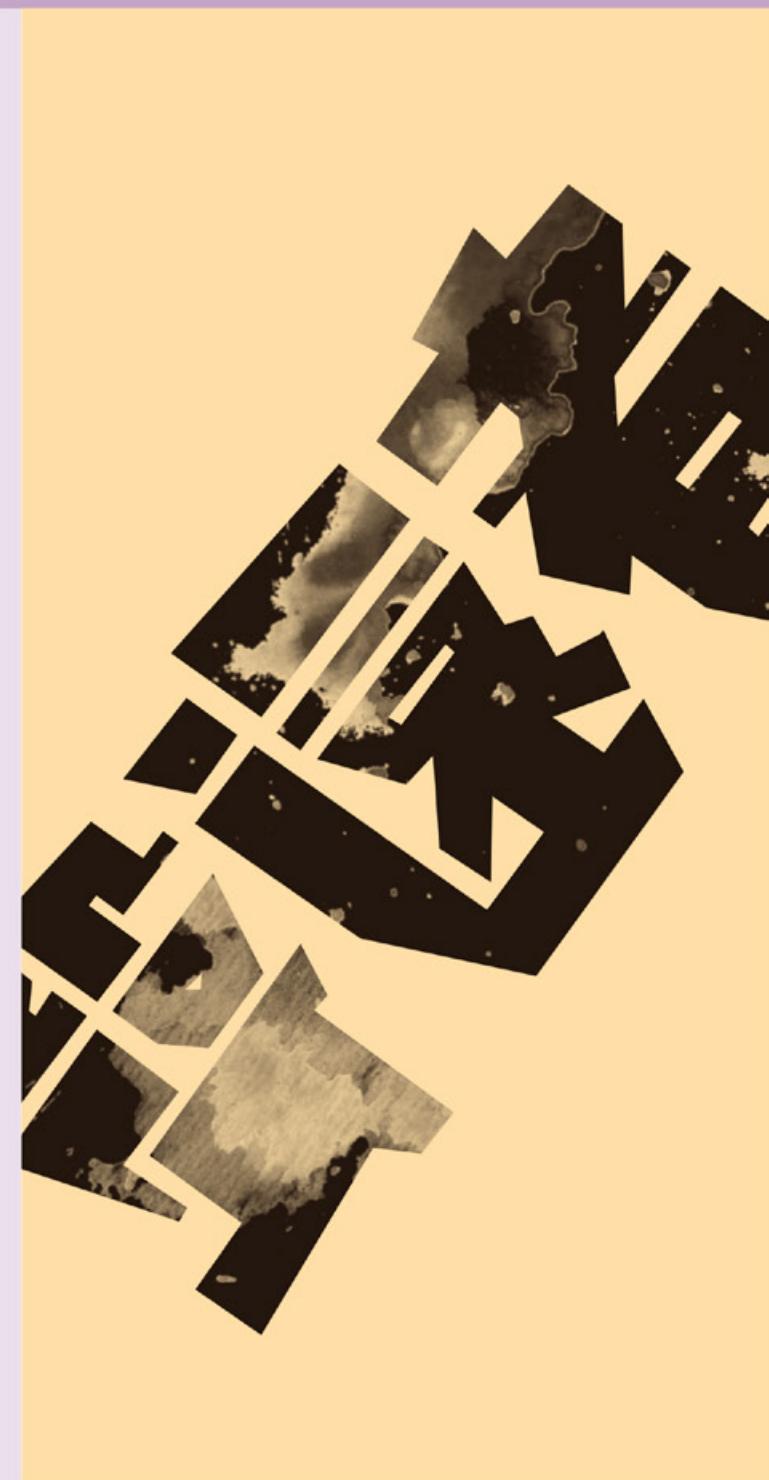
（当然不是匿名……我怎么可能删掉！）

Q8：来个俗气的总结，你给自己，给整个团队的表现打多少分呢？

团队A，自己A-

Q9：最后说一句给你团队最想说的话吧，吐槽什么的都可以哟。

M唱小伙伴们逗逼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逗逼的内心。多么难得的表里如一，么么哒~



M唱亚军：于典

Q1. 之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吗？

之前在高中参加过，当然，那是第一次参赛，当时比较紧张。

Q2. 你觉得M唱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参加前后没有特别太大的区别，挺感谢有人替我报名的。之前本来打算给人伴奏，并不打算唱歌的，但后来唐博替我报名，算是阴差阳错地参加了比赛。这一次和各个选手都认识了，不像之前在高中那么在意名次，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Q3. 谈谈你自己的感受。（分别初赛和决赛）

初赛之前，觉得状态不好还是别去了。但后来又感觉找到了点状态，便去参加了。

决赛的时候，想着已经进决赛了，就好好地去唱一下吧。

Q4. 可以谈谈选歌的原因吗？

我是一只小小鸟，有一年春晚听到了这首歌，觉得特别好听，就选了这首歌。

有形的翅膀和崇拜，觉得唱起来比较舒服。

比赛之后给有形的翅膀想了一个意义，有一句是这样唱的：“你在我身旁，陪我勇敢唱。”因为决赛的时候很多好朋友一起来给我加油，觉得他们就和歌词里一样，一直支持陪伴着我。

Q5. 能够谈谈对自己的表现的评价吗？

还比较满意，就是让自己看起来不仅不紧张，台风处理得还好。

场上的表现，还是太紧张。同时因为之前处理自己的几个due，有些匆忙，伴奏带也比较迟交，导致最后一首歌的调起高了。虽然结果上看，表现不太差，但从过程中看，还是有许多地方要反思的。

Q6. 可以谈谈对于M唱的筹委，其他选手，你的亲友粉丝团的感受，或者想说的话吗

？

筹委：你们真的很辛苦，努力真的看得到，非常谢谢！

其他选手：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华，都有闪光点。

亲友粉丝团：感谢每一个人，你们的支持是一直唱下来的动力！



时代



独立